

网络杀死小情思

□ 杨杰

或许,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新型的“大灭绝时代”,不信低头看一眼你的书桌——报纸、地图、字典和CD,去哪了?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主编帕梅拉·保罗出了本书,罗列了“被网络夺走的100种事物”,比如句号:在网上或手机上,句号成了负面的、郑重的东西,用句号表示你很小心地遣词,或者表示不满、讽刺,让你显得很落伍。同时感叹号开始泛滥,不用感叹号就显得不够热情!

曾在人类生活中活跃一时的物件,皆因网络霸主的出现惨遭灭顶之灾。10多年前,英国《每日电讯报》就列举了50个正在被网络“杀死”的事物,如今看来都已“凉透”。

例如当时作者抱怨人们不再从头到尾听完一张唱片,有了网络,许多人只听其中的某首单曲,不必再把所有歌听完就能挑出最好听的。现在,人们连完整地听完一首歌都实属难得,取而代之的是十几

秒的短视频配乐神曲,朗朗“上头”。

当时智能手机刚兴起,人们担心GPS的应用使“认路”再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技能,出租车司机备感失落。现在,他们没功夫伤春悲秋了,不久的将来,自动驾驶也许将革命性地威胁他们的饭碗。

除了看得见的一草一木,网络还带走许多人类细碎的情绪。帕梅拉·保罗说,网络消灭了无聊、耐心、礼貌、同情心、专注、目光接触、错过、捷足先登、谦虚和秘密。

陪伴亲友的时间被网络割裂。视频电话好像使回家变得没那么珍贵了,即便回到家人身边,也在忙着抢红包、刷手机。家庭中心地位的电视逐渐失势,节目都能在电脑上找到,而且丰富一万倍。家人们坐在沙发前对电视里的主人公评头论足的时代飘远了。如今,能和亲友眼睛盯着眼睛聊一个小时,不碰手机,足以写入个人纪录。

独处的时间也消失了。你今天是不

是吃完饭就回到电脑前,甚至一边吃饭一边看剧,或者逛淘宝?你上次坐在窗前发呆一小时,或者重读自己喜欢的书,是什么时候?

帕梅拉·保罗说,酒店的床头灯变成一种设计,而不是为了照明。它真正的用途是给设备充电,而不是照亮书页。再说,平板电脑自带光源,无须照明,孩子也不用藏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

“耐心”这种品德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逝。转账是实时的,外卖是超时赔付的,网购是次日到达的,下载是瞬间完成的。看视频要跳过片头片尾、1.5倍速;电影只看一分钟解说、读书只读别人总结的梗概;就连网上交友都追求速率——就像网络段子说的,群发一条“你好,我家三套房,能不能今晚见面”。

人与人之间情绪的暗流涌动,都被网络一脚踏平。以前人们说“相见不如怀念”,帕梅拉·保罗更是坦言,网络消灭了



“前任”,即便分手,也能在微博和朋友圈持续追踪昔日恋人。

网络还消灭了人们的沟通能力,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社恐”。别看他在微信上一口一个“救命,笑死”“亲爱的,你可太行了”。一到公众场合或是有陌生人的饭局,所有人最终都会默默低头刷手机,人们不再愿意跟周围的人交流,失去键盘就失去表达能力。

对了,网络还杀死了“礼貌地表示不同意”。一触网,人们的脾气能瞬间飙起来,心平气和地讨论不同观点属于濒临灭绝的“一级保护事物”,人人听说过,人人没见过。想为消失的事物建立一座博物馆,里面摆着扫帚、电子词典、杂志、相册,最终的镇馆之宝是玻璃罩子里面带微笑、眼神生动的人类。

——摘自《中国青年报》

点滴

猎狗的奖励

□ 周科章

一个年轻的猎人入山打猎,他的收获越来越少,有时甚至是空手而归。

于是,他向一位老猎人请教:“难道是我的打猎本领不如别人吗?”

老猎人摇摇头,说:“在这一带的猎人中,你可是数一数二的呀!”

“为什么独独我的收获比别人少呢?”

“收获的多少,一半在猎人,另一半在猎狗。”

“我的这条猎狗通晓人性,嗅觉灵敏,善于追捕猎物。”

老猎人说:“猎狗捕猎,最重要的是奖惩。”

年轻的猎人点点头,说:“我对猎狗的奖惩是很分明的。”

老猎人说:“我倒愿意听听你的高见。”

年轻的猎人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捕到一只野山羊,奖励鸡架骨;捕到一只野狼,奖励一整只烧鸡;捕到一只大野猪,奖励一大块酱牛肉……”

老猎人打断了他的话,问:“捕到兔子、狐狸或者鹿子,你是怎么奖励的?”

年轻的猎人回答:“这么轻而易举就能捕到的猎物,还给什么奖励,让它吃点米糠填饱肚子就已经不错了。”

老猎人呵呵笑了起来:“看来你的猎狗非常明白你的意思,它已经不屑捕捉小猎物了。”

“那我该怎么办?”

“你应该对猎狗再增加一条奖励。”

“哪一条?”年轻的猎人迫不及待地问。

老猎人苦笑着回答:“为了激励猎狗的斗志,当捕到老虎或者大象的时候,你该如何奖励它?”

——摘自《思维与智慧》

文苑

无限的时空

□ 蒋勋

《庄子·逍遙游》中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朝菌”是朝生暮死的虫,生命最为卑微短促。因为朝生暮死,它一生的时间不足以了解“晦”“朔”的概念。这是庄子所说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蟪蛄”是寒蝉,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因为它的生命只存在一个季节,因此,一年四季“春秋”的时间概念是它无法理解的。

庄子引领我们去认识自然界中生命短促的“朝菌”与“蟪蛄”,当我们正庆幸自己的生命较长,可以在一生中认识许多次“晦朔”与“春秋”之时,忽然,我们被狡猾的庄子一下子提升到一个完全不可了解的时间中去。

那楚国南边大海中叫“冥灵”的神龟,一个春天竟是五百年,一个秋天又是五百年。庄子还不放松,又把我们升举到更渺茫的时间中去,远古洪荒中的大椿,竟然以八千年为一次春天,八千年为一次秋天。

庄子让我们经历生命从短促到漫长,从小到大的迅速变幻,无非就是想要我们对日常经验的时间与空间做一番脱胎换骨的猛醒吧!

庄子在看似“谬悠荒唐”的比喻中,彻底粉碎了我们依靠经验建立起来的知识世界,同时提供了一个绝对无限的时空,鼓励我们从相对的“长短”“大小”中超拔出来,优游于绝对的无限之中。

——摘自《读者》



——摘自《意林》

■ 赐稿邮箱:dtwbzj@163.com ■